

书趣文丛第四辑

把一点旧影、一点欧游心影，更多的还是
读书笔记，收集在一起，于是在阳光灿烂的
秋日里，就有了这《旧影与新知》。

旧影与新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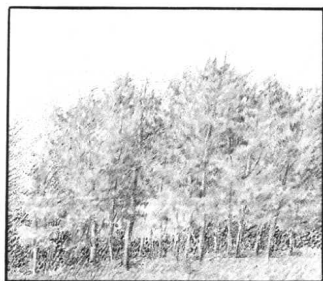
汪晖 著



书趣文丛第四辑

旧影与新知

汪晖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影与新知 / 汪晖著.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8
(书趣文丛; 第四辑)
ISBN 7-5382-4545-6

I. 旧… II. 汪…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39 号

旧影与新知

汪 晖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1,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frac{5}{8}$ 插页: 2	
印数: 10,001—16,000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周北鹤	技术编辑: 华 德
装帧设计: 张 宏	美术编辑: 宋丹心
特约校对: 刘光业	责任校对: 王 玲

ISBN 7-5382-4545-6 / C · 171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第四辑

小引

八十年代有“文化热”，九十年代据说又有新的“文化热”。两大热潮，聚讼纷纭，众说杂陈。爱之者说这一次是引进之先声，开放的前提，或者是说彼一次是几千年优秀传统之传承，几十年前赴后继的小结；攻之者则责此为“全盘西化”，或怨彼为“义和团病”之再现。不论如何，中国思想文化界由此可以有“众说”和“聚讼”之可能，实在是大好事一桩。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不仅觉得煞是好看，而且深为庆幸：中国究竟是越来越进步了！

两次发热，佳作如潮，现在或将来想必均有我们同行中的才俊之士，辑之成书，销以行市。现在我们只做一件小事：取其将来的巨编的可能的子遗，编入《书趣文丛》，作为这一丛书的第四辑。未见皇皇巨编，先辑零星“子遗”，于理不合，于礼不周，但世上某些事也许非要如此“非理性”方可。

古往今来，凡是文人学士所熟悉的事，必然同“读书”一事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为文人之为文人、学士之为学士，说到底，究竟大多是“从图书馆里来又回到图书馆里去的”。他们有时也要受命去杀猪，去种田，去放牛，也会去做官，去经商，但是，一为文人学士之本来面目，就离不开书。有这一点，我辈附丽于文人学士的所谓“文化服务工作者”才有些小事可做，讨得些许生活之资。这一辑所欲呈现者，是近年热潮中涌现的中青年学人的读书心得之若干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学人中以近年比较活跃的为主，而且限于交往，大多是我们在本职工作中经常请益、讨教的一些位熟人。就中，吴方先生英年早逝，最为可惜。其他各位则在学界文坛驰骋正勇，学术生命如日方升，相信今后当有更成熟的作品出现。但即此一部分小小的学术小品，亦可看出，江山代有才人出，今人是不让前贤的。我辈生逢其时，可以为八九十年代优秀学人编书效力，为中国文化界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成就的一个小小的侧面，深有幸焉！

脉 望

一九九六年三月

书趣文丛第四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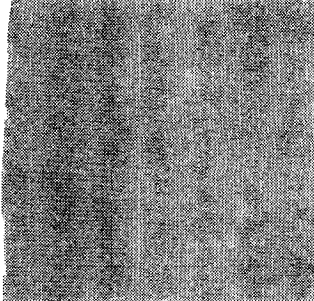
- | | | | | |
|------|------|------|------|----|
| 5 | 4 | 3 | 2 | 1 |
| 考槃在涧 | 不肯进取 | 放虎归山 | 斜阳系缆 | 独语 |

葛兆光 著	黄 梅 著	李 零 著	吴 方 著	赵 园 著
-------	-------	-------	-------	-------

- | | | | | |
|---------|-------|-----|------|------|
| 10 | 9 | 8 | 7 | 6 |
| 斜晖脉脉水悠悠 | 旧影与新知 | 浮世绘 | 阅读日本 | 寻找手稿 |

王振忠 著	汪 晖 著	刘 东 著	陈平原 著	李庆西 著
-------	-------	-------	-------	-------

28043/01



目 录

◎序 / 1

■旧事重提

◎火湖在前 / 5

◎明暗之间 / 15

◎超然之外 / 24

◎我的父亲 / 30

■北欧笔记

◎题记 / 35

◎最后的浪漫 / 36

◎甜的悖论 / 39

◎博物馆里的先锋派 / 42

◎美人鱼 / 46

◎Nyhavn / 48

◎奥尔胡斯之行 / 50

◎安娜·阿契尔 / 53

◎再见,风城! / 56

◎春雪 / 59

◎和平 / 62

■爱情絮语

◎真实的与乌托邦的 / 67

◎道德的与不道德的 / 78

◎叛逆的与驯顺的 / 88

■书与人与我

◎关键词与文化变迁 / 101

◎秩序还是失序? / 111

◎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 / 120

◎必要的沉默 / 127

◎铁屋中的呐喊 / 130

◎心灵的探寻 / 140

◎循环的历史 / 150

◎深渊与生命 / 160

◎悲剧与荒诞 / 167

◎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吧/170

◎平静中的蛊惑/174

◎寻求现代认同/177

■ 门外影谭

◎土地的意义与“流放者”的心态/187

◎都市意识与乡土性/194

◎协调与独创性/202

■ 如何研究中国

◎文件与文本/211

◎“谁”的思想史/215

◎什么是没有中国的中国学?/232

◎文化研究与地区研究/242

◎文化研究及其当代意义/259

序

我的书桌上洒满了秋日的阳光，散乱的书籍、杯子、文稿也有些柔和。听得见远处的车的奔驰，没有焦躁，屋子里唯有窗帘微动。在读书、写作之余，我常常这样枯坐着，心里渐渐地由寂静而至骚动，我于是想要出去，想要做点什么，但终究还是坐着。我怀疑身内的激情正在退去，因为压制这种激情已经成为习惯。在这样的时候，被压抑了的激情便四处飘荡，寻找对话和喷发的机会。于是，在我的寂静的屋子里，在那些布满阳光的散乱的书籍、杯子和文稿的上方，在我的身体的四周，渐渐地出现了许多的影子，清晰如画。这些影子并不属于一个时空，有些早已逝去，有些就在身边，我只是极偶尔地记下一、两篇，更多的时候，他们也如我身内的激情，渐渐退去，即使认真地想要去追想，也多是些泡沫而已。

于是，我又开始“工作”，把我的激情倾注在那些故纸之中。那时，我的心冷静而充实，紧张而快乐。影子一一退去，我终于不能写出更多的这样的文字。甚至连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也编不起来。



这本小册子中收录了一点“旧影”，也收录了一点欧游心影，更多的还是读书笔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曾收入我的一本小书《真实的与乌托邦的》。那本小书仅出了六百本，而出版社给了我三百本，几乎很少行世。这回征得编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将那本书中适合于本书体例的，重新收集出版。于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就有了这《旧影与新知》。

汪 晖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于北京古城

旧事重提

书趣文丛

“火湖”在前

——记唐弢先生

我早想写点关于唐弢先生的文字，在他生前，在他走后，这想头像摆脱不开的灰色的影子时时追逼着我。在秦岭深处，多少次抬头望着远处无尽的静穆的山峦，听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心中只能忆起告别时的场景：先生走近我，神色黯然地说，“我一向不愿占去你写作的时间，但早知如此，不如留在北京帮我写鲁迅传”；又拉着我的手说：“或许你回来时，就见不到我了。我老了。”他的声音在我的雨中的记忆里是悲凉的，那时先生果然已长卧病榻，在生命的尽头孤独地挣扎。得到先生病危的讯息是一个烟雨迷濛的早晨，我从山中星夜赶回北京，但他双目紧闭，对我的呼唤毫无反应。

今年的春天来得真早，但先生已命归黄泉；想起先生的晚年，每天从早至晚，独坐灯下，苦思冥想，写作不辍；想起他病中的生活，每日顽强地挣扎，时好时坏，充满了痛苦与渴望，仿佛一个孤独的、注定要失败的登山者。我默默地想：或许只有在死亡的深渊中，他才能得到休息。先生不是他所喜爱的魏晋名士式的人物，而是一个入世的、始终关注着现实的人，虽然他的心

底里荡漾着浪漫的诗意。不止一次，在他的书房里，他说至高兴处竟摇头晃脑地背诵戴望舒、徐志摩、孙大雨等现代诗人的诗，那声音洪亮又带着浓厚的镇海乡音：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

假使你是从乐园里来的，
可以对我们说吗，
华羽的乐园鸟，
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
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

我知道，先生的心里从未失去过对遥远的生活的幻想，他情不自禁地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不过先生又总是立刻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他自己说，由于他的出身和经历，他离“天上的花园”远了一点，他的脚踩在中国的大地上，和农民父兄们一同熬煎着苦难。在剑桥访问（一九八三年）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徐志摩，几乎为志摩的诗的想象所覆盖，但静下一想，却又觉得志摩“仰卧着看天空的行云”时候多，而很少“反仆着搂抱大地的温软”；他吟味着志摩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又觉得在历史的重轭下不该如此地轻松洒脱。我私心里觉得，先生活得太累，牵系于中国、于现世的太多，这于他的诗情、他的学者生涯的充分发挥未必都是益处。当我看着先生那样认真地放下手头

的工作去参加各种会时，当我发现即使焦唇敝舌也不能劝阻他写那些与现实相关的短文时，当我发现到了晚年，他的性情变得急切而且更加直言不讳时，我每每地觉得他太认真。举世滔滔，奔走相竞；清流浊流，何时能分？有时我真想问一句：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经荒芜到怎样了？

先生那时是不会回答的，但现在，我想先生一定知道答案。不过，我忍不住地问：在茫茫的青空中，也觉得你的路途寂寞吗？

我听不到先生的回答。但我知道先生生前时时是忧郁的，虽然他总是面带微笑，声如黄钟，不失学者的优雅风度。记得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年底，我陪先生住在宾馆里写《鲁迅——一个伟大的悲剧的灵魂》，每晚躺在床上，在暗中听先生讲他的过去：他的童年，他的寄人篱下的少年，他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的数倍于人的艰辛，以及三四十年的文坛掌故……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几十年来在中国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经历，当说到朋友间的友谊和失和时，我感到他心里有一种很深的隐痛。在黑暗中，我看着先生斜支起身体，声调变得急切而复杂；我知道，我太年轻了，年轻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的程度。我也向先生谈过我对生活的想法，不想先生却觉得我的想法过于复杂，这才知道心中存着天上的乐园的我，其实更深地、几乎是宿命般地陷于现世的泥淖。先生事后给我写了封信，说：

昨天谈话，我觉得很好，可以增进彼此了解，我似乎觉得连心也贴近了一步。我至今还不明白，像你那样年龄、环境，为什么有那样复杂独特的想法。你对问题不随便放过，这当然是主要的一面，但什么使你有这样习惯的呢？我年轻时性格内向，喜欢沉思而不多开口，原因是多年来一直寄人篱下（我从十四岁即寄活别人家里），不得不时时约束自己。你呢？为什么会有那样奇特的想法？我认为一个有社会感和时

代意识而生在中国(包括大作家、大诗人)的人,要不忧郁、孤独,实在困难(你看,我仍不免要提及时代)。时代如此,不过每个人的表现又各不相同。……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思考的确比现在一般研究者所说的要深刻的多,但千万不要将他放在悲观绝望的深渊中,我想你是不会的,你没有忘记他对悲观绝望的反抗。

可是,先生,您在病倒之前,为什么又那样迷惘呢?您分明地说:您一生中有过许多挫折,几入绝望之境,但您终于没有失去过信心,而现在,您却有些理不清头绪了。其实我自以为是理解的。您不是说:一个生在中国而又有社会感、时代感的人,要不忧郁、不孤独,实在困难么?倘若这人的心底里又追念着那个永远不能抵达的荒芜的花园,那么他将承受怎样的内心的折磨——不单是对现世的感受,而且还有内省时的痛楚?

晚年的先生时时说起生老病死,但不知怎的,在我的记忆里,那声调总和他诵读《乐园鸟》的抒情的声音缠在一起。也许这两种情境都来自一个经历了现世苦难的人面对天国时的虔诚。我知道,对于死,先生是坦然的。他说过:我做得太少,也太贫乏了,如果灵魂必须受审,我便是自己灵魂的审判者,“火湖”在前,我将毫不迟疑地纵身跳下去,而将一块干净的白地留给后人。

先生又一次提到了“火湖”这个圣经上的词,那英文是: 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六十六年前唐弢先生曾被他的英国教师勃朗夫人叫起来分析这个句子,而学校外面正响着紧密的枪声。年轻的先生用不很纯粹的英语答非所问地说:

在我开始分析之前,先得把这句话的意义弄清楚,这是灵魂受审时的规则: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